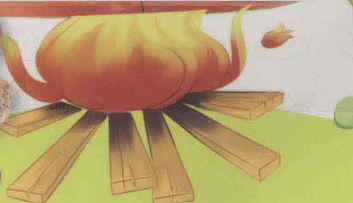


# 青梅煮马

一颗小青梅，萌翻俩竹马  
再婚也不过此世姻缘



[[花溪/著]]



百年修得共枕眠，千年修得一孽缘  
 忘川河离一秒变克夫剩女，  
 京城适婚青年闻风丧胆。

花火试读狂热推荐，《天下第一萌夫》后，  
 热销书系[天下同萌]再现神族俏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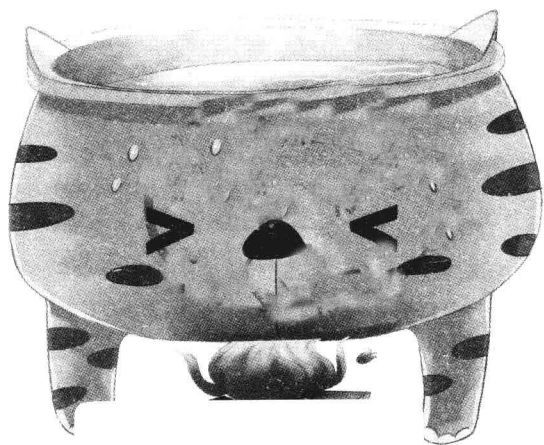
未来公公：“来呀小河离，不嫁弟弟，嫁哥哥也一样，嫁到我们家天天有肉吃！”  
 竹马们：“……爹，你是来搞笑的吗？”

光明日报出版社

# 青梅煮马



[花溪 /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青梅煮马 / 花溟著. —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112-3593-0

I. ①青… II. ①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7649号

## 青梅煮马

---

著 者：花 溟

---

出 版 人：朱 庆

终 审 人：孙献涛

责任编辑：庄 宁

责任校对：张 翀

封面设计：粉粉猫

责任印制：曹 诤

---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100062

电 话：010-67078247（咨询），67078870（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gmcbs@gmw.cn](mailto: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mailto: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

印 刷：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开 本：880×1230 1/32

字 数：180千字

印 张：9

版 次：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2-3593-0

---

定 价：21.80元

# 目录

## —— 第一卷 ——

### 掌心明月光

第一章	002
第二章	010
第三章	022
第四章	031
第五章	038
第六章	046
第七章	051
第八章	066
第九章	075
第十章	082
第十一章	090

—— 第二卷 ——

胸口朱砂痣

第一章	102
第二章	110
第三章	116
第四章	131
第五章	132
第六章	142
第七章	150
番外 玉衡	155
第八章	167
第九章	173

—— 卷尾 ——

若我离去，后会有期

第一章	184
第二章	191
第三章	197
第四章	206
第五章	217
第六章	221
番外 流光岁月	232
第七章	242
番外 忘川	251
第八章	269
番外 花好月圆	274



## 第一章

据说，京城里妇孺皆知的人有两个：一个是皇帝，一个是甄家老女。

据说，京城里人人闻风丧胆的人也有两个：一个是自称黑山老妖的采花大盗，一个是一连克死了六个未婚夫的甄家老女。

我姓甄名离春，正是这个“据说”中的甄家老女。就在方才，我试图跟桥头卖肉的张麻子答话，他一见我，顿时号叫一声扔下杀猪刀，夺路狂奔而逃。他一边逃一边惊恐地尖叫：“哎呀妈呀，甄家老女啊！”

顿时，街上男子，不管老少，皆如惊弓之鸟，纷纷躬身含胸，抱头鼠窜。

传闻所言不虚，我果然让人闻风丧胆。

我觉得心酸得很。其实，我不过就是想告诉张麻子，他的钱袋掉到地上了而已。

遥想几年前，我堪堪二八青葱年华时，京城里曾流传着一首脍炙人口的歌谣：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甄家好女，君子好逑。

那个时候，京城方圆数十里的世家公子、青年才俊都蜂拥而至，纷纷上门提亲。什么情书啊、诗帕啊、字条啊，我收了足足两箩筐。各大媒婆更是冒着严寒酷暑，没日没夜地蹲守在甄府大门口，对我和爹爹围追堵截，生生踩扁了我们甄府二十又二副门槛。

七瞧八看，千挑万选，终于某日爹爹两手一拍，给我定下了一门亲事。然而正当两府大红灯笼高高挂，派帖子张罗喜事时，新郎却暴毙了。

爹爹扼腕叹息一番，扬扬袖子，然后大手一挥，又给我定了一门亲。可悲的是，这次尚未等到红灯笼挂起来，新郎就提前暴毙

了。

第三个，仍旧暴毙。

然后第四个、第五个……如此一直到第六个，这厢方才定下亲，那厢新郎骑马回去，脚一沾地，又暴毙了。

一连克死了六个未婚夫，于是自然而然的，我被京中热爱八卦的长舌大妈大婶们讹传成妖了。是以，京中男子皆避我如避瘟神一般。不过短短四五年间，我就一跃从人人趋之的甄家好女落魄成了人人避之的甄家老女，中间的曲折起伏，着实令人欷歔。

我想，如果人生是一出戏，那我这出戏也算得上是跌宕起伏、荡气回肠了，只可惜的是，却是一出悲剧。

想至此，我不免叹了一口气，抬头望望天，天空湛蓝如洗，暮风将云朵吹得飘忽松散，有成群的乌鸦麻雀呼啦啦地飞过。我在心里安慰自己，其实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我从兜里摸出几块铜板放到张麻子的钱袋里，挽起袖子，操起案上的杀猪刀哐当哐当地砍下两条猪腿，然后递给丫鬟小桃道：“等会儿回去炖了。”

我喜欢吃猪腿，这不是一个秘密，但我喜欢吃张麻子家猪腿的原因却是一个秘密。这个秘密除了我自己知道外，就只有小桃和醉花荫的花魁瑶玉知道——因为我喜欢云非白。

果然，小桃笑嘻嘻地说：“小姐，你又想云公子了？”

翩翩少年郎，冠盖满京华。我想京城里当得起这句话的非云非白莫属。

第一次见到云非白是在我克死了我的第六个未婚夫的第九九八十一日。那日他作为新近迁京，久负盛名的江南第一钱庄的少庄主，应我阿爹的邀请前来甄府赴宴。

犹记得那是一个蝶舞蜂忙，夕阳染幽草的黄昏。我坐在后花园的亭子里，满嘴流油地啃着张麻子家的猪腿，忽听一个声音问我：“猪腿这么好吃吗？”



我从碗里抬起头来，这才发现旁边不知何时站了一个男子，蓝衫广袖，清雅温润，嘴角噙了一丝微微的笑意，正望着我。

我抹了一把嘴，想了想郑重地答道：“淡定使人长寿，猪腿使人忘忧。”

他脸上闪过一丝错愕，随即忍不住笑了起来，又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在心里斟酌了一番，然后干脆利落地回答：“甄家老女。”

“甄家老女”这几个字在京城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纵然他才来京城不久，想必也早就听说了我的大名。

我原以为他会面色一白，惊叫一声，然后双手捂胸夺路而逃。哪知他只是微微一愣，嘴角的笑意越发深了，然后走到我面前，从袖子里掏出一块白色绢帕递给我，道：“你嘴角的油渍还没擦干净。”

我惊呆了，倒不是因为我的嘴巴上有油，而是第一次见人听到“甄家老女”这四个字后，还能镇定如斯，淡定如斯。呆愣片刻后，我望着他傻了。

等我回过神来，他已经走远了。

翩翩风姿，黑发如墨。我心里一动，顿时拍案而起，扬着帕子高声叫道：“喂，你叫什么名字？”

他在一棵凤凰树下驻足，回过头来，冲我微微一笑，道：“云非白。”

已记不得是他的这一抹笑醉了我的眼，还是他的那方白手绢惑了我的心，我忽然间就开了情窦，动了春心。简而言之，我对他一见钟情，并且从此恋上他了。

但我的这个恋是暗地里的。作为一个一连克死了六个未婚夫的老女，我实在没有理由光明正大地喜欢他。

暗恋让人憔悴，也让人冲动。

某日，我心情烦闷地去醉花荫找瑶玉诉说我对云非白的衷肠。她一听，戳着我的脑袋，道：“敢爱敢恨才是真女子，似你这般畏

畏缩缩的，简直丢人。那些个所谓被你克死的男人，是时辰到了，被阎王爷收回地府干活去了，与你何干？你且莫要庸人自扰，大胆地去跟他表明心事。”

我当时喝了几口酒，脑子糊涂，一听，深信不疑，于是回去提了把菜刀去向云非白表白。

他当时正坐在后院的石桌前看书。我悄悄地爬上院墙，拿着菜刀，默默地在心里把我事先演练的表白过程，在脑子里过一遍。

我开口叫他，他放下书朝我走来。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跃下墙，然后纵身扑上去将菜刀架到他脖子上，恶狠狠地问他：“我要嫁你为妻，你从还是不从？”

他若答从，那么皆大欢喜；若是答不从，我便鼻子一哼，恶狠狠地威胁他：那我就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孰料，我正认真地温习着，忽听一个声音响起：“阿离，你这是在做什么？”

呸当——

我手上的菜刀掉落在地。

我觉得他这声“阿离”真正是叫得美妙又动听。虽是第一次听到，我却觉得亲切得很。

我尴尬地笑了一声，指着他院子里栽的竹子，道：“我见你这院子的竹子长得颇好，想砍一根回去栽着。”

他将菜刀捡起来，拿在手上，温言笑道：“砍的竹子怎生栽得活，明日我叫人给你送几根去。”

我傻傻一笑。他个子高，院墙却矮，是以，我骑在院墙上恰恰与他平视。

正是黑夜里，风乍起，吹起他耳边的发丝，我一时看傻了眼。眨眼间，他却忽然上前来握住我的手，微微蹙眉道：“夜里寒凉，怎么穿得这样薄？”

我一个激灵，从墙上滚下来，落荒而逃。

佛说，人生总是充满着变数和意外，以一颗平常心处之，方能

拈花一笑，坐看庭前浮云变幻。

我深信不疑。但很显然，我远远未达到这个境界。

狼狽奔逃回去后，我对着月光很是歔歔感叹了一番。

第二日傍晚，金乌西沉时，小桃端上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猪腿，我正欲举筷，丫鬟突然来报，云公子带着家丁，扛了几株竹子来了。

我怔了怔，然后啪嗒放下筷子，起身奔到铜镜前，画眉点唇。

云非白正同爹爹在前厅喝茶，见我进去，嘴角一扬，眼里满是笑意。

我并未做亏心事，却被笑得面上发烫。

座上爹爹忽然两手一拍，惊道：“哎哟，我怎么忘了还有公文未批完！”

言毕，扼腕叹息着同云非白作辞，爹爹扬一扬袖子，走了，身姿甚是潇洒。

这厢云非白走到我面前，望着我含笑道：“你昨天说想栽竹子，我从院子里挖了几根给你送了来。”

我露出一抹得体的笑容：“多谢了。”

他却未答话，一双眼睛含笑望着我。我干干一笑，正欲讲话，忽听他开口道：“你的眉，画得很好看。”

我顿时像被迎面泼了一盆滚油，面皮滚烫滚烫的。

我揉了揉眉毛，干笑两声，道：“是吗？”

他脸上的笑意越发深了，顿了顿，问道：“竹子想栽在哪儿？”

我想了想，说：“栽在后院池塘边吧。”

于是，我们扛着竹子慢慢踱去了后院。

金乌已沉，有风起，池塘水中野鸭三两只。

云非白放下肩上扛着的竹子，回头笑着对我说：“我挖坑，你栽竹子。”

我大惊，想他名冠京城的天下第一钱庄少庄主，居然亲自来我家挖坑栽竹，这是多么奇妙又值得八卦的一件事啊。

回过神来，我把他这话细细品味了一番，顿觉和“我织布来你耕田”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心下窃喜之，欣然答应。

家丁小厮见我二人揽了这项体力活，顿时欢喜极了，兴奋得奔走相告，取来铁锹、水桶，随后便一哄而散。

栽树确实是一项体力活，我素来惫懒，此番却做得极是兴趣盎然。当然，乃是因为某人。

他栽树来我挖坑，他提水来我培土。私以为，这是个很容易滋生某种情愫的氛围和时机。

果然不负我所望，在我第三次将竹子栽歪时，云非白放下铁锹，微笑着上来握住我的手，轻声道：“再往右一点。”

我强忍着没将喜形露于色，顺势将手往他掌心里缩了缩。

佛说得很对，人生无时无刻充满着变数和意外。我也无时无刻深信不疑。于是，悲剧发生了。

就这么一缩，便闻咔嚓一声巨响，一道闪电当空劈下，竹子咔的一声被削掉半截，落到池塘里，惊起野鸭哀叫连连。再一看，那竹子恰恰是从我和云非白握在一起的手边截断的，正滋滋地冒着青烟。

我目瞪口呆。我一连克死了六个未婚夫，方才只不过是碰了碰云非白的手，便引来天雷。我顿时不由得将自己视为妖孽。

我觉得沮丧又哀伤。我果然就是孤独终老的命吗？

云非白拉着我往后退了一步，皱眉望望天，说：“许是要下雨了，这些竹子暂放在这儿，且先回去吧。”

孰料，他话音这厢落下，那厢便见天色陡变，乌云翻滚，如注大雨顿时倾下。

于是，自然而然的，我们被瓢泼大雨淋得全身湿透。待到家丁丫鬟将伞送来时，雨已骤收。

彼时，我正靠在云非白的胸口前，身子微微地颤抖着。那些个家丁丫鬟掩嘴偷笑，将伞递过来，嘻嘻乱笑着撒腿跑开了。

我这才惊觉自己整个人几乎都贴着云非白，顿时脸一红，跳开身子，撑伞欲走。

云非白却忽然握住了我的手。

我回头，一眼望到他幽深的眸子里。

他轻声问：“阿离，我若娶你为妻，你愿意吗？”

我望着他发梢啪嗒啪嗒往下滴着的水珠，怔住了。

“阿离？”

我回过神来，涩然一笑：“我是甄家老女，你难道就不怕……”

他低笑一声，截断了我的话：“若怕，我就不会说这话了。”

我觉得鼻子酸酸的，仰头朝天眨了眨眼，然后望着池塘中的一对戏水寒鸭，道：“雨过天晴，鸳鸯成双，适宜求婚。”

他忍俊不禁，握了握我的手：“明日我便来提亲。”

云非白走后，我便开始欢欢喜喜地找花样子，准备给自己做嫁衣。但人生中有些事情是注定的，谁也预料不到。

我一连等了三日，也未见云非白登门提亲。派人去打听，才知道他因淋雨感染了风寒，回去突然发高烧，一连数日昏迷不醒。

小厮回来疑惑地对我说：“听说云公子身体一向很好，此番不过是伤风而已，却奈何高烧不退，一直昏迷，着实叫人奇怪。”

我默然不语。

又过了几日，云家忽然闭门谢客。

再过了几日，听说他醒了，但却失忆了。

是真的失忆了。

我爬到他家院墙上，骑在上面，看见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院子里，夕阳黄昏下，他的影子在地上被拉得老长。

我轻声唤他：“非白。”

他回过头来，微微一愣，问道：“姑娘是？”

他病了一场，面容憔悴了许多，就连脸上那一如既往的和煦笑意也显得有几分苍白。

我抱歉地朝他一笑，然后默不作声地从墙上下来。

就在方才，我在街上突然遇到他，他从我身边走过，飘过一阵

香味，很快又隐没到人流中。

我想，他是真的忘了我，那个说要娶我的温润男子，也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几株竹子引发这样一场悲剧，说来着实叫人歔歔，仔细一想，我不免略有些伤感。但是没关系，幸好我还未失忆，我还可以一边吃猪腿，一边想念他的笑容。我想，老天终究还是待我不薄的。

## 第二章

回去时，路过一个卖花的摊子，我一如既往地买了一盆君子兰。

经过云府时，我抱着花又一一如既往地爬上了院墙。

云非白失忆后，我每天都会偷偷来给他送一盆君子兰。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我想，再也没有比君子兰更配他的花了。算一算，这是第六十一盆了。

已经整整两个月了。

院子里空落落的，风从墙角的竹子里穿过，吹得叶子簌簌作响，院子当中的石桌上放着一本书，翻开的几页被风掀起，在薄薄的夕阳中颤颤巍巍地立着。

我骑在墙上，看得既忧愁又哀伤。

“你在看什么？”耳旁一个声音忽然响起。

“看人。”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有人吗？”

“没有。”

那声音便停了下去，良久未言。

我下意识地回过头去。

一张带着些许玩味的笑脸顿时撞进我眼底，是个陌生男子，眉眼出于意料地竟和云非白有六七分相像，只是脸上少了几许温润谦和，多了一分风流不羁。

我愣了愣：“方才是你在和我说话？”

他耸了耸肩：“你以为呢？”

我朝一旁站着的小桃瞥了一眼，她绯红着一张脸，对我微微一笑。

我抚额望望天，放下花盆，正欲从墙上下来，却听到那男子悠悠地道：“小包子，这么多年没见，你这爱爬墙头的习惯怎么还没改？”

轰的一声，我顿觉一记闷雷在脑海中炸开来。包子？我脚下一软，扑通一声，从墙上掉了下去。

小桃惊叫一声，听起来惨绝人寰。

面前这个杀千刀的罪魁祸首将我从地上扶起来，双手扣着我的腰，好似春风拂面一般浅浅一笑：“怎么，小包子见到我竟这么激动吗？”

“你你你……你是？”我大惊。

“云洲。”他接下话。

果然！我觉得心肝疼。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这个世界多么奇妙又缺德啊！

我稳了一下心神，仔细将他打量了一番。这厮长大后虽然变了许多，但仔细一瞧，仍可见当年幼齿时的轮廓模样。他少时便生得面皮干净风流，如今添了身形和成熟气韵，越发显得风流倜傥。

我正暗暗地将他打量着，他突然将脸凑到我面前，眯了眯眼：“小包子为何这般脉脉含情地望着我？”

我打了个寒战，回过神来，摸了摸脸，肃然地道：“你看错了。”

他不以为意地一笑，手在我腰上加了几分力：“小包子怎么会在这儿？难道是听闻我今天进京，特地赶来与我相会的吗？”

我忍不住又打了一个寒战，推开他的手，认真地望着他说：“不是的。”

“哦？”他挑了挑眉，“那你骑在我们家院墙上做什么？”

“嗯——”我脚下踉跄了一下。

愣了半晌，我指着云府，木然地道：“这……这是你家？”

他郑重地点了点头。

“云非白是你什么人？”

“是我大哥。”他说着顿了一下，双眼微微一眯，“怎么，小



包子认识我大哥吗？”

我忽地心里一酸，岂止认识……

我望了望天，忽然记起这几日京城里传得沸沸扬扬的一件事，说是云府二公子将从苏州来京，和云非白共同接管第一钱庄事务。

我先前只晓得他姓云名洲，却从未料到他竟是久负盛名的第一钱庄的云家少公子。

看来，就连生活也是个奇妙又缺德的东西。

我扯了扯嘴角，答道：“不认识，只是听说，听说而已，云大公子名冠京城，谁人不知啊。”

“哦？”云洲那厮脸上的笑意颇为意味深长，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目光里却透着些许凛冽，“那你爬到我们家院墙上来看什么人？”

我面不改色心不跳，微微一笑：“我的风筝断了线，飞到你家院子里不见了，我在看是谁给捡去了。”

云洲嘴角抽了抽：“这大阴天的，你放风筝？”

我淡定地抖了抖衣裳上的灰，然后对他扬起一个大家闺秀式的端庄笑容：“有何不妥吗？”

“那这盆花呢？”

这厮真正好耐性，打破砂锅问到底，审犯人呢？

我瞥了他一眼，踮着脚将花抱下来，道：“差点忘了拿，多谢提醒。”

他嘴角又抽了抽。

我抱着花转身欲走，却被他一把扯住。他皱着眉望着我，幽幽地道：“你就这么走了？”

我望着他认真地问：“不然呢？”

他一顿，眼睛里明显现出两簇火焰来。这厮还和当年一个德行。

我沉思了一下，我同他虽说小时候有些过节儿，但毕竟是年少无知，算不得有深仇大恨。况且又这么多年未见，今日也算是他乡遇故知，我若就这么走了，的确显得有点太过冷漠了。

